

神奇的新经济

自1991年3月走出衰退，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这种发展态势，超出了主流经济理论的解释力，是一种“新经济”。“新经济”是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提出的。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新经济”虽有回春妙方，但离不开“旧经济”的基础。中国要坐上“新经济”这条大船，必须加强“旧经济”的建设。“新经济”是一种可能最大限度地“熨平”经济周期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逃脱了经济周期的厄运。

牵着“看不见的手”

市场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看不见的手”七十二般变化，现在出现了“新经济”，中国只能也必须迎头赶上。

经济是现代社会中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和感知生活的主要因素，从而对人们的生活目标、价值取向和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理解

产生影响。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这一通俗易懂的形象说明阐释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法则，奠定了现代社会组织的基础。自此，现代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就建立在市场经济这一“无情”的合理性之上。无论你是穷是富，无论你是强是弱，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面对市场经济，你惟一的选择就是“认同”。

当然，“认同”要经历非常痛苦的过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现代市场经济有过各种各样的反应，他们曾经以为并确信“认同”并不是惟一的选择。但现实教育了中国人，也在不断教育和改造一茬又一茬冒出来的嬉皮、雅皮等名目繁多的非主流的后生小子，市场经济这一“看不见的手”不是好惹的。

改革开放 20 年，中国人一直想把“看不见的手”看清楚，好牵着“看不见的手”，进入现代社会。但中国历史太悠久，幅员太辽阔，人口太众多，“看不见的手”劲儿有多大、道儿有多深还真不知道。前几年，似乎日本蒸蒸日上，让“看不见的手”拉上了正道。于是一时间，日本的经验，比如政府支持的实现规模经济的大企业，通过技术模仿赶超美国争夺市场等等，都成为后进国实现增长的制胜法宝。此后，亚洲“四小龙”后来居上，依靠成本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也着实让国人为之振奋。

但曾几何时，风水轮流转，“看不见的手”又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眼瞅着陷于困境气息奄奄的美国经济，迎来了风和日丽的小阳春。美国目前正经历着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经济扩张。自 1991 年 3 月走出衰退期以来，美国经济至今保持持续增长。在经济高速平稳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都控制在较低水平，呈现出近几十年来少有

的一高三低的良好运行态势（见表 1）。

表 1 90 年代美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GDP 增长率	1.7	-0.2	3.3	2.4	4.0	2.7	3.7	4.5	4.3	4.0
失业率	5.6	6.9	7.5	6.9	6.1	5.6	5.4	4.9	4.5	4.2
生产率指数	1.1	1.6	4.1	0.1	1.3	1.0	2.7	2.0	2.8	2.9
通货膨胀率	5.4	4.2	3.0	3.0	2.6	2.8	3.0	2.3	1.6	2.2

数据来源：White House Economic Statistics Briefing Room

注：GDP 增长率以 1996 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这种发展态势，超出了主流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因此他们把这种持续的、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称为“新经济”。也就是说，过去人们自以为掌握了“看不见的手”是如何操纵经济运行的，但事实证明，“看不见的手”还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风起青萍之末”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人们逐步意识到经济中发生的一些变化，开始用各种新的名词和概念来描述这些现象，其中包括“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因特网经济”、“知识经济”等等，“新经济”也是其中之一。“新经济”的“新”字，其含义是多方面的。从产业部门来说，有新旧之分，计算机、通讯设备、软件、半导体等产业属于新兴产业，而制造业、能源等部门则属于传统产业。从经济规律来看，也有新旧之分，其中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于新经济来说，说明宏观经济变化规律的经济周期理论似乎不再适用。

虽然新经济刚在美国初露锋芒，成了些气候，其前途尚未可知，但这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已让人感受到它巨大的冲击力，

以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在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资源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看不见的手”这一次牵着比尔·盖茨一干新经济弄潮儿的手，划分出一道“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仍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过渡的中国，我们能牵着“看不见的手”，跨过这道“数字鸿沟”吗？

失效的菲利普斯曲线

“新经济”强化了供求之间的信息传输渠道，提高了“看不见的手”的协调效率，是“新经济”青春长驻的独家秘方。“新经济”自有回春妙方，但离不开“旧经济”的基础。中国要坐上“新经济”这条大船，必须加强“旧经济”的建设。

把牛奶倒进海里，曾经是中国人批判资本主义的一条重要罪状，处在“短缺”中的中国人，当年似乎也很难理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摆脱了“短缺”的中国人，如今也在发愁如何在“全面过剩，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启动内需”。当然，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过剩属于“结构性过剩”，而将牛奶倒进海中，则属于“周期性过剩”。

“周期性过剩”是所谓“旧经济”时代的痼疾。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上取得统治地位以来，经济周期就困扰着我们。传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一般工商业经济活动总是出现上升和下降的周而复始的运动。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尤格拉、基钦、康德拉捷夫和熊彼特等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理论作了不同的解释，并界定了经济周期的长短和类型。熊彼特将经济周

期划分为长、中、短三种周期，认为经济短周期（即尤格拉周期）由 3 个基钦周期组成，即大约 10 年；经济长周期（即康氏周期）大约 60 年左右。但从 90 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已经连续 9 年保持 2~4% 的年增长率，是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我们无法预测这一周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是至少短期理论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美国经济。

在所谓“旧经济”时代，经济周期性的变动非常明显。经济衰退时，总需求减少，国民生产与收入降低，失业增加；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政府采取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的政策手段，中央银行相应降低利率，以刺激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随之而来的经济扩张会使国民总支出和生产就业增加，到了失业率降到 5.5~6% 时，真实收入及就业都将停止增加，于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政府必须增税或减少支出，以控制经济过热，货币当局必须提高利率，以避免滞胀，导致经济重又陷入衰退。

对这一变化关系，“旧经济学”是通过菲利普斯曲线加以说明的。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它显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的反相关关系，即如果失业率较低，通货膨胀率就会较高；如果通货膨胀率较低，失业率就会较高。因此，一个国家要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就必须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付出高通货膨胀的代价。在 70 年代“滞胀”时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高的失业率并存，这时的菲利普斯曲线变为一条垂直的曲线，这是菲利普斯曲线第一次失灵。而伴随西方国家缓慢脱离“滞胀”的泥潭，菲利

普斯曲线又重新开始发挥作用。

自 7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人几乎都认为，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有一个大约为 2.25~2.5% 的速度极限，最低失业率则大约为 5.5~6%，这就是所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这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临界点，即如果经济增长超过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那么就会引致通货膨胀；反之，如果要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就要付出低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代价。

而“新经济”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从 1996 年至今已连续 4 年保持在 4% 左右，失业率从 1992 年的 7.4% 降至 2000 年 4 月的 3.9%，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则在 3% 以下。“新经济”使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三者之间的兼容度前所未有的增大，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一次失灵了。

“新经济”是一种可能最大限度地“熨平”经济周期的经济，“新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逃脱了经济周期的厄运。正如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伯利（Martin Baily）所指出，以往持续几年的经济增长必然现出“老态”，而目前持续九年的经济扩张丝毫没有给人老态龙钟的感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成为青春永驻的源泉。战后经济扩张走向衰退的一般过程是：劳动力生产率和产出减缓，通胀上升，实质工资停滞，利益下滑。但这次经济扩张从 GDP 的增长、通胀率和实质收益等几个方面都呈现出与前几次扩张完全不同的形态。这一次扩张中产出的增长和收益的持续改进使人们在个人投资和 R&D 投入上的热情空前。

把牛奶倒进海里，非常典型地说明了“看不见的手”在协调经济运行时只能破坏性地解决生产能力过剩、供给大于有效需求的问题。但“新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推动“新经济”的主要产业——IT 产业与传统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同，传统产业是通过生产能力的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而 IT 产业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所以 IT 产业对经济具有双重影响，它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张的同时，还放慢了经济下降的步伐。

一般来说，在经济周期下降的过程中，有效需求的减缓，引起投资放大性的萎缩，从而导致生产能力和库存马上出现过剩。但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情况将会有所不同。如果未来经济放缓时，公司现金流量减少，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进行投资，使生产能力和库存产生过剩，这势必对增加生产能力的投资产生较大影响，但对 IT 投资的影响则不大。在大多数产业中，IT 投资并不能增加生产能力，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从总体上降低成本，减少错误，为快速有效决策提供信息基础以及增加用户的满意度。在一些 IT 投资直接提高用户服务能力的领域，如金融、地产和零售等领域，需求的减缓将直接导致减少 IT 投资。IT 投资通常是由同行竞争驱动的，其目的在于减少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以争夺市场，所以影响 IT 投资的主要因素在于需求的减缓，增加生产能力投资的减少并不会影响 IT 的投资。

IT 产业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另一个机制是通过加强供求联系减少库存实现的。由于传统产业对 IT 的大量应用，美国耐用品的库存率从 1988 年的年均 16.3%（是 1982~1990 经济扩张期中最低水平）下降到 1999 年下半年以及到 2000 年上半年的

年均 12%。如果美国耐用品生产厂家保持 1988 年的库存与销售比例，那就意味着要增加 1150 亿美元的库存。通过降低库存节约成本有几种方式：首先，在这 11 年中，每年大约可以节约 110 亿美元的库存量；其次，节余资金可以用于投资或还债；再次，可以节约存储费用；最后，可以避免市场风险。

库存减少的另一个作用是减小产出和需求变化之间的差距。在前几次经济衰退时，一般的情况是产出的下降速度大于销售的下降速度，在 1960~1969 年的衰退期间，销售实际上一直保持增长。而库存的减少，在下一次经济衰退时，将有助于减小产出和需求变化之间的差距。

不妨说得远一点。过去我们分析日本经济的优点，发现它的优点之一，是努力实现了“无库存”经济，这是因为，库存是社会财富的虚置，“无库存”，自然就提高了效率。但是，仔细分析下来，我们发现，日本的“无库存”并没有覆盖全社会，而主要是在一个个大的企业集团内部实现的，它们是通过层层承包，通过集团公司、子公司、孙子公司等等很复杂的合同安排才做到的，而且成本也很高。反观如今的美国，互联网使得它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逼近“无库存”状态，这毫无疑问是互联网的功劳。

过去，库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对需求的状况不清楚，对供给的状况也不清楚，两个方面的不清楚，就需要用库存来缓冲。有鉴于此，经济学界就有很多人研究存货问题，并且用存货的增加或减少的变动来解释经济周期。现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就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市场稍微发生一些带有倾向性的变化，马上就会被广大厂商和消费者感知，而且

很快就会变成调整供给需求总量和结构的行为，供求很快就会重新适应。

信息化和互联网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供求之间信息传输渠道的效率，解决了导致“看不见的手”失灵的信息问题，不仅能够解决周期性过剩问题，也有助于解决中国的“结构性过剩”问题，但其前提必须是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供给方有能力根据信号及时地对生产进行调整。中国要赶上“新经济”这条大船，必须在大力发展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同时，加强对原有体制的改造，加强对产业结构和生产能力的调整，提高传统产业的市场适应性，否则，生产系统的能力不提高，信号系统如何改进也不能解决问题。

“新经济”见仁见智

“新经济”是美国《商业周刊》在 1996 年 12 月 30 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提出的。目前，媒体之外的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也接受了这一种说法，但仍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可谓“见仁见智”。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新经济”的出现究竟是由技术创新推动的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抑或是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由资源重新配置推动的呢？90 年代，外国资金大量流入美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人们质疑“新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美国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1998 年，美国国内投资总额相当于 GDP 的 15.8%，但国内净储蓄额仅相当于 GDP 的 7.4%。储蓄与投资间的巨大缺口是靠

外资流入来弥补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商务部和日本银行等机构的统计，仅在 1995~1997 年间，从西欧流入美国的净资本额达 3803 亿美元，从亚洲和拉美流入的资本额分别达 1912 亿美元和 66 亿美元。据美国财政部统计，1998 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国库券、公司债券和股票等长期证券净额，合计达 2220 亿美元，到 1998 年年底，外国人拥有的美国金融资产总额已达到 66000 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争辩说，资本向美国大量流入的原因是资源正在趋于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果再注意到刚刚过去的几年中世界性的大公司兼并高潮，注意到国际贸易量的增长和国际贸易构成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经济的出现实际上源于全球采购、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资产优化重组和竞争扩展到全世界范围。新财富的真正来源是经济系统重组所带来的效率增长。80 年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为 1% 而自 1995 年以来年均增长 2.9%。技术固然是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但新经济的本质特征不应归结为技术特征，而应归结为资源的配置与组合特征，因此，称新经济为“全球化经济”或者“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经济”更为合理。

但在这种全球资源配置最优化经济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强大的具体表现在于有着控制生产要素和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能力和力量。日本曾经是东亚地区技术的重要供给者，这也是它在本地区地位强大的基础，但在 90 年代，它自身失去了调整的方向，已经不能作为新技术的源地，失去了对技术要素流动方向的控制，加之它很少能大量吸纳本地区的产出，于是日本经济地位在本

地区的下降便成定局。美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它是今天世界经济中惟一从根本上既可以控制生产要素流动方向，又可以控制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国家，加上强大的创新能力，奠定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由于东亚、拉美、东欧、俄罗斯经济不断的动荡，大量资金流入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货币资本，并通过股票市场，特别是通过专门为高新科技服务的 NASDAQ 市场进入美国的高科技行业；又因为美国拥有良好的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设备，大量的高技术人才也纷纷流向美国，美国实际是在利用世界的资金和他人的头脑赚自己的钱。另外，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从贸易盈余和赤字出发来进行分析，日本的贸易是盈余，中国的贸易是盈余，东盟的贸易是盈余，欧洲的贸易是盈余，拉美的贸易也是盈余，只有美国是赤字，换一个角度，人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商品的最后实现者和吸纳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美国在世界范围中控制着要素（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流动方向，也控制着商品实现的流动方向。国外高质量要素的流入，一方面提高了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压低了要素成本，另一方面，世界产出的流入则进一步增强了竞争，刺激了进步，而廉价的商品的流入又能够进一步减轻要素的成本压力，提高美国产业的竞争力。

“新经济”能摆脱周期吗？

新经济究竟新不新，关键的问题在于它到底能不能摆脱经济周期的厄运。

乐观派认为，产生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于越来越

越复杂的经济活动，相应的信息搜集得不及时、不充分，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强，传递信息的速度不快。应当说，“新经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信息技术革命、计算机革命、远距离数据传送技术和存储设备的显著改进，大规模数据演算能力的加强，数值计算和仿真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的普及运用，特别是，在上述革命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在线分析”系统，使得人们可以对经济活动中的“实时数据”进行复杂且迅捷的计算，大大缩短了人们从认知、分析到决策的时滞，使得大到一国、小到偏远乡村的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的事件都能够很快被感知，其影响都能够被非常及时予以判断，并能够通过现代计算技术和手段迅速地予以判断处理。我们可以看到，近一段时期发生在纽约和那斯达克市场上的波动，按过去标准，其幅度已接近 1929~1933 年危机的水平，以至于总是有人预言美国经济即将崩溃。但是，股市上的“狼”似乎至今还没有来，而且，即便股市产生了较大的波动，其对经济的全面影响也不大。出现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在上述一系列革命的基础上，人们可以预先感知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主要事情，能够比较准确地估量问题发生在哪里，影响面有多大，更重要的是，管理当局可以很快地采取措施。简言之，得益于信息革命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更为熟练地了解经济并驾驭经济，理性选择的结果就很难形成崩溃性的结局。

怀疑派似乎难以苟同这一看法。怀疑派认为，资本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摆脱周期性衰退。资本主义最明显的

固有矛盾，是由资本之间剧烈竞争引起的生产的盲目扩大与资本家压低工资导致社会购买力的有限发展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这一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经济周期就不可避免。而“新经济”之所以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出现衰退，主要是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政府干预。如果 1998 年和 1999 年格林斯潘及财政部不是先后减息及挽救破产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美国早就被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所打击而使泡沫破灭。第二，美国目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靠借债大量消费。美国目前的债务日增，而储蓄率为零。美国家庭债务与可用收入之比，1986 年为 77%，1997 年为 92%，1999 年为 100%。1999 年居民负债总额为 5.8 万亿美元。私人债务再加上 5.6 万亿美元的公债，美国总债务高达 11.4 万亿美元。第三，美国大量进口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新经济”究竟能不能摆脱厄运，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一 点 结 论

自 1991 年 3 月持续至今的美国经济扩张，其持续时间之长，宏观指标之好，引人关注。对这一轮美国经济超常扩张的原因的分析和认识，值得重视。

虽然存在不同看法，但可以明确的是，美国经济的这一轮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泡沫，但的确是以生产率的有效提高为基础的。首先，在产业层次上，一组新兴产业，半导体微电子技术、光纤通信、基因工程、软件、网络技术等新市场的逐渐成熟和规模在全球的迅速扩大，成为美国经济扩张的基本

推动力。其次，在技术层面上，类似铁路的兴建，以信息网络和金融创新为核心的新技术基础设施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新的载体和润滑剂，大大降低了经济的总体运作成本，提高了运作效率。再次，在微观层次上，美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比例的增加，改变了企业的治理结构，为企业利用相关技术转变经营模式，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最后，在供求模式层面上，通过电子商务实现的“B to C”，这一种新的生产—消费关系模式，提供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交流互动的平台，适应并促进了后工业社会张扬个性的文化特征，建构了信息社会的基本经济运行模式。

冷战结束，世界政经格局的大改组，是美国这一轮经济扩张的战略背景。在目前的政经格局中，美国占有绝对的人财物资源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综合竞争力，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克林顿政府这一期间在推动国际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以及经济全球一体化方面的政策，都是为巩固这一战略格局的目标服务的。只要这一政经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就不存在对财富向美国集中进行抗衡和约束的机制，可以预计，美国经济持续扩张的趋势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新经济”何以对美国情有独钟

信息产业化与产业信息化是支撑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两个轮子。就像当年人们形容汽车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时说美国是“轮子上的国家”，现在人们则说美国是“网络上的国家”。经济全球化为美国“新经济”铺平道路。从美国的“新经济”中，可见经济全球化重新配置资源和利益的端倪。经济全球化与美国“新经济”相得益彰。

信息及新兴产业是 “新经济”的原动力

关于中国如何认识“新经济”，如何抓住这一次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搭上网络经济这条大船的热热闹闹的辩论中，有一个问题非常突出，那就是“制度先”还是“技术先”？各派观点好像都有理，让你觉得这问题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不好回答。

在美国，“新经济”的产生及发展，技术创新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人类与生俱

来的天性使然，具有一种原初的力量，也正是它的成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就将可能变为了现实。在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中，信息产业化与产业信息化是支撑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两个轮子，就像当年人们形容汽车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说美国是“轮子上的国家”，现在人们则说美国是“网络上的国家”。在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中，领先于全球的美国信息产业发展对其总体经济运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信息产业的推动力是近年来美国经济总体扩张和内部结构变化的一个内在的根本因素。

美国信息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一个相当长的积累和发展过程。从 50 年代至 80 年代前期，数字化信息技术处于创新时期，大型和小型计算机均属于投资类产品，产业化规模相当小。按美元现值计算，1977~1985 年，信息产业在经济总量 (GDP) 中的份额由 4.2% 上升为 4.9%，在长达近 10 年的时间内仅提高 0.7 个百分点。

此后，信息产业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型，大幅度提高了产业化规模，并成为市场规模潜力巨大、产业关联度高、经济拉动范围广泛的支柱产业。信息产业的第一次转型是主流产品由大型及小型计算机更新为个人电脑 (PC)。1985~1990 年，随着个人电脑在投资和消费两大领域的普及，经济总量中信息产业增加值所占份额向上跳跃了 1.2 个百分点，达到 6.1%。第二次转型是信息产业的主流产品由个人电脑演进为网络产品。1993~1998 年，随着因特网的大规模商业化，经济总量中信息产业增加值所占份额再次猛涨，跳升 1.7 个百分点，达到 8.1% 在信息产品 (IT 产品) 在质量和性能上突飞猛进的同

时，价格并没有相应上涨，因此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际值要大于其名义值。1992~1997年，信息产业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高达 28.2%，为其名义值的 2.3 倍。

表 2 1990~1998 年美国信息产业规模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年 份	IT 产业增加值 (10 亿美元)		IT 产业占经济 总量 ^① 的份额(%)		IT 产业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	
	名 义	实 际 ^②	名 义	实 际	名 义	实 际
1990	347.0	346.6	6.1	5.7	-	-
1991	358.2	359.2	6.1	5.9	6.2	-
1992	392.7	392.7	6.3	6.3	11.4	26.0
1993	419.0	421.9	6.4	6.7	9.0	20.9
1994	466.6	472.8	6.7	7.2	11.1	18.4
1995	517.7	554.1	7.1	8.2	14.1	41.0
1996	571.7	657.9	7.5	9.4	15.8	34.7
1997	626.7	775.4	7.8	10.7	12.4	28.3
1998	682.6	-	8.1	-	14.7	-

按国内总收入 (GDI) 测算。

按 1992 年定值计算，其他栏目中的实际值计算相同。

资料来源：根据《崛起中的数字化经济》中数据编制。

计算机、外设和通讯设备价格的下降，刺激了投资的增加和生产的超常增长。计算机、通讯设备和半导体的产出从 90 年代早期的平均年增长率 12% 提高到 90 年代后半期的将近 40%。同时，软件投资也大幅上升，美国企业用于新开发软件的投资从 1987 年的大约 280 亿美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1490 亿美元。

按名义值计算，自 1990~1998 年，美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大约翻一番，由 3470 亿美元上升到 6826 亿美元。在信息产业内涨幅最大的是软件和服务业，它的增加值由 597 亿美元剧增至